



健康老龄化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内部社会资本要素探讨

张珊珊¹, 陈任¹, 刘浏², 秦侠¹, 胡志¹

1. 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 2. 公共卫生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2

摘要: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存在于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资源,在组织内部体现为社会网络、信任、社会支持、规范以及共同语言与愿景。目前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在我国健康老龄化服务中的巨大参与优势远未被激活,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健康老龄化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大量的文献复习,从微观层面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的角度,综合分析公民社会组织在参与实现健康老龄化工作目标的过程中所需要注意的社会资本要素,结合实际分析当前养老组织存在的困境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健康老龄化;公民社会组织;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20)01-028-005

doi:10.7655/NYDXBSS20200107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迅猛,预计2012—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由1.94亿增长到4.83亿,老龄化水平由14.3%提高到34.1%^[1]。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社会中,中国呈现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老年人口规模最大,面临的挑战最为艰巨的特点。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是维护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1987年,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概念,这一概念内涵丰富,既包括老年人个体在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等方面保持健康状态、健康长寿,也包括老年人口整体健康状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老年群体的生活和生命质量的提高。世界卫生组织长期以来大力提倡健康老龄化理念,这一概念最先于1987年提出,在1990年的世界老龄大会上,将其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2002年又在此基础上提出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并于2015年提出了健康老龄化战略。在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将目光转向健康老龄化这一热点,各国的实践也证明了实现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

的必然要求。

健康老龄化不仅是我国一项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战略,更是一个目标,而目标的实现需要多方主体相互合作,政府、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社区、家庭、个人都对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调动一切有益于目标实现的积极因素,其中,公民社会组织在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福利多元主义给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实现健康老龄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等法律、政策文件的出台为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健康老龄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在应对老龄化的问题时,也注重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这些国家的做法为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实现健康老龄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践依据。我国目前老龄服务需求剧增,而政府所能提供的资源有限,难以满足多样化的老龄服务需求,因此,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社会资本视角下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健康老龄化策略研究”(71874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健康老龄化研究”(71573002)

收稿日期:2019-09-03

作者简介:张珊珊(1996—),女,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卫生政策与管理;胡志(1957—),男,安徽阜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卫生政策与管理,通信作者, aywghz@126.com。

一、健康老龄化领域公民社会组织与组织内社会资本的相关概念

(一)组织内社会资本的概念介绍

组织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利纳和范·布伦提出,他们将组织社会资本界定为一种反映了组织内关系特征的资源,依靠组织内成员的集体目标导向和分享信任实现^[2]。20世纪80年代后期,组织行为受到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成果的影响,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引入到了组织内部,形成了组织内部社会资本。学者 Nahapiet 和 Ghoshal 提出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是嵌入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可以获得、个人或社会单位所拥有、现实的和潜在的资源总和,这一观点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使用。

国内组织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学者罗家德,他认为组织内部社会资本产生并存在于组织内部,其作用在于提升集体行动水平,而组织内社会资本又可区分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种类型^[2]。回顾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可以发现,社会资本与社会组织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但社会资本与健康老龄化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组织在参与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的过程中,公民社会组织内部社会资本要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以及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要素对于实现工作目标的影响。同时,为了区分组织内部社会资本要素,利用 Nahapiet 和 Ghoshal 提出的结构维、关系维、认知维的模型,将组织内的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详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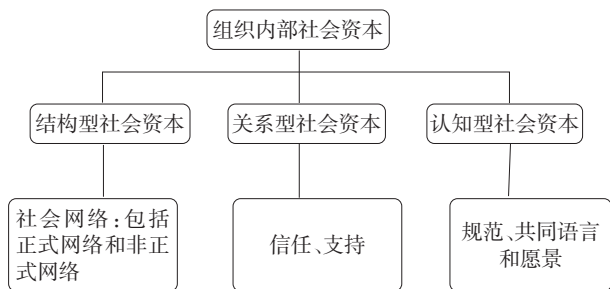


图1 组织内部社会资本要素图

(二)公民社会组织与健康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是指政府系统和市场系统之外的公民组织,它专门提供养老服务、满足老年人口多种需求,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民间性等特点,包括养老服务中心、老年公寓、老年协会、护理院等。公民社会组织在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的过程中扮演着政府和市场无法替代的角色,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老龄相关服务,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目标

与政府提供老龄相关服务的目标不谋而合^[3]。回顾大量研究可以发现,老年人的健康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既包括微观层面个体的生理、心理状态,也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政策环境等,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协调与整合多方资源,考虑多层次的健康需要^[4]。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明确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到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工作中来,广泛动员专业化社会组织的力量,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创新体制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水平,以满足老年人口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5]。

相关研究显示,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如社会网络、信任、社会支持和制度规范等正是老龄工作领域的社会组织所欠缺的,且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要素所具有的帮助组织获取资源、提高组织成员工作效率和促进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等功能也恰好是老龄工作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可见,社会资本与健康老龄化服务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之间具有一定的契合度,社会资本理论为探讨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健康老龄化服务的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公民社会组织所面临的各种困境进行综合治理的有效探索提供了新的途径。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影响了健康老龄化工作目标的实现,但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的公民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组织所拥有的资源极为有限。因此,应积极培育健康老龄化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解决制约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能促进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高其在养老服务领域内的工作效率,从而实现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工作目标。

二、健康老龄化领域组织内部社会资本要素探讨

(一)社会网络

1. 内涵

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和要素,对于促进健康老龄化领域公民社会组织资源优化利用,实现老年人群和社会组织的共赢具有重要意义。养老领域组织内部的社会网络指的是镶嵌于组织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复杂网络,包括正式的联系和非正式的联系,其中的每个组织成员都共享着多种利益,处于组织内部社会网络的成员之间会相互认同、团结,并因共同的目标、利益等而互动。公民社会组织内部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信任资本的产生,促进网络成员间的合作,帮助组织发展获得稳定的运营资源^[6]。

2. 困境

我国健康老龄化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影响力有限,难以吸引和调动其他主体的关注和投入。在实际的工作中,养老组织内的核心成员与一般成员往来是否频繁影响着内部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迫使社会组织将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沟通中,部分社会组织的社会网络并不畅通,影响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导致服务效果被严重削弱,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德国的“社区化”的社会组织却很好地化解了这些问题,如多代同堂这类的社会组织,其发展的核心理念是调动和利用组织中的社会网络所产生的各类资源,提供养老服务,并就此形成互帮互助的网络^[7]。

(二)信任

1. 内涵

信任是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互惠合作网络和社会参与的基础。信任是在一定的知识信息的情景下,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内的核心成员能够彼此信守承诺、言行一致,相信其他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正当性,相信彼此能够遵守制度规则、做出符合集体利益的行为。良好的信任水平可以促进公民社会组织成员间的和谐共处、减轻焦虑,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内部成员之间在开展合作时,组织成员相信核心成员能够推动组织的发展与进步,信任关系可以提高组织成员合作与互动的效率。同时,信任这一社会资本要素,也是凝聚组织各方面的粘合剂、促进合作的一个包含最广的因素,它对于促进组织整体的和谐发展、实现工作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2. 困境

在养老服务的提供过程中,服务对象对公民社会组织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会有所不同,组织内部的成员必须要相互信任,遵守组织内部的规则,形成一个有着较强凝聚力的团体,有效地实现共同目标。然而,并非所有的养老组织都能够成功地转化“信任”这种社会资本,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例如组织不正当的行为或者不公平的竞争激励机制削弱了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耗空了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使养老社会组织内部社会资本再生产出现问题,组织成员不信任志愿者或者是同伴不能积极配合工作的开展,长此以往会使组织的生存发展陷入困境,对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三)支持

1. 内涵

社会支持指养老服务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内的

成员能够从组织内部获得的各种资源,包括物质支持、精神支持等。组织内部的支持不仅是简单的关怀或帮助,而是一种社会互动与资源的共享和交换,如组织成员在遇到困难时,其他成员能及时给予物质支持与精神支持,组织能为成员提供培训或者进修机会等。支持这一社会资本要素可促使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内部形成长期稳定的互惠关系,缓解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促进工作目标的实现。

2. 困境

与日本相比,我国的养老社会服务人才紧缺,社会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缺乏,组织内部大多没有专业的人才培养机制^[8],人才队伍建设的滞后严重制约着组织的发展^[9]。当前,养老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构成复杂且流动性大,缺乏高素质人才,服务人员普遍缺乏养老服务方面的专业知识,影响了组织的服务质量。有些养老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僵化^[10],领导层官僚作风盛行,导致组织资源难以有效整合,官僚作风的盛行使得领导无法关心保障组织成员的权益,进而影响了组织的良性发展。

(四)规范

1. 内涵

规范又称为制度,与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组织在形成的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的规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运营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约束力量,它们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表现形式包括舆论、习俗、道德、组织规则、法律等。这一社会资本要素有助于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成员克服遇到的各种困境和集体行动问题,促进成员合作。它潜在地、非强制性地发挥作用,良好的组织规范能使组织内部成员更加敬业、忠诚、信任,能形成组织成长的积极力量、有利于稳固社会网络层面的社会资本。例如,爱尔兰社会养老“公共服务型社团”具有完备的内部规章制度,从而使得组织运作有序,良性发展^[11]。

2. 困境

社会组织内部的规范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才能形成,需要长期的积累、培育和塑造,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标准,为组织内部的成员所严格遵守和执行,从而产生特定的规范效应。在实际工作中,社会组织在提供养老服务时,外部缺乏政策性的保障,内部尚未形成适合组织生存发展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不真正落实执行,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导致养老社会组织的发展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五)共同语言和愿景

1. 内涵

共同语言,即共同知识,指的是健康老龄化领域的公民社会组织在提供养老服务时,组织内部

的专业人员所需的养老专业知识的掌握,反映的是组织提供养老服务的水平和能力。共同愿景指的是,养老领域的公民社会组织在提供服务时,组织内部的成员对于组织工作目标、具体运作方式和战略发展方向的认同,以及对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的使命感。组织内部成员间的共同的语言和愿景,体现在组织成员目标一致,组织内的一般成员与核心成员之间能够进行顺畅的沟通与交流,促进合作进而提高组织运行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上文中提到的爱尔兰社会养老社团,成立之初组织成员就有着一致的基本使命和奋斗目标,维护会员利益,为退休的公务员及家人提供帮助。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内部成员间的共同语言和愿景有助于克服组织在生存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从而实现保证组织的稳定和持续繁荣的发展目标。

2. 困境

健康老龄化领域公民社会组织成员间的共同语言和愿景决定组织内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组织成员间的共同语言与愿景能够促进组织内部信任资本的产生,使成员对于组织具有归属感,促进组织内部凝聚力的增强。一些养老社会组织的成员,并未受过专业的培训和教育,组织内部也并未形成共同的语言与愿景,缺乏组织文化氛围,这样一来,组织成员对自己的个人角色定位变得模糊,难以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组织内部应该培育组织文化,在内部形成共同语言和愿景,使组织成员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和价值,这样每个人才能自觉地为组织的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三、建 议

实现健康老龄化的工作目标,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养老服务体系,重点是要发挥公民社会组织在提供养老服务中的作用,而推动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关键是要培育和丰富组织内部各个层次的社会资本^[12]。但是推动组织内部良性发展的社会资本要素不是天然存在的,需要建立一定的措施和机制有目的地进行培养,进而实现养老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良性可持续发展^[13]。

(一)构建运行畅通的组织内部社会关系网络,培育社会网络型资本

组织内部应构建起良好的内部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组织间成员相互信任,并建立关系网络,有助于增强社会组织凝聚力。养老社会组织内部可以通过举办多种多样的活动来增进成员之间的了解和熟悉,如养老知识交流分享会,有奖知识竞赛等,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组织内部应建立有效沟通机制,使关系网络畅通,避免沟通不畅所带来的运行效率低下等问题,良好的养老社会组织内

部网络也减少了提供养老服务过程中的沟通成本,从而提高了服务效率。

(二)组织内部形成信任机制,培育信任型资本

养老领域的公民社会组织在运营和发展过程中,要着重培育、塑造组织精神,构建组织内部的信任机制,使信任长久且可持续,让组织获得良好声誉和较高的投入回报比。组织的领导者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对整个组织的发展负责,使得组织成员能够信任领导;组织成员之间要公平竞争,在工作中通力合作,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和不正当竞争,避免因个人的懒惰、涣散而影响到整个组织信任资本的培育。

(三)组织内部要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培育支持型资本

养老社会组织要为成员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一方面,组织受限于融资渠道单一、资金不足等问题,使得组织难以为成员提供进修培训机会,因此养老社会组织自身需要大力加强能力建设,拓宽融资渠道,为组织成员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组织内部要为成员提供精神支持,组织领导者要认清组织关系网络中参与主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采取不断回应组织成员的利益诉求为基础的策略,满足成员多样化的需求,物质和精神并重,使组织内部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14]。

(四)建立健全组织规范,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培育规范型社会资本

养老领域的公民社会组织要加强自律机制建设,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在开展业务时严格要求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始终贯彻公益性、志愿性的宗旨。养老社会组织内部要建立良好的组织规范即行为约束,将其作为一种交流媒介,使成员能够在这一框架下进行有效的互动。组织内部还要建立相互约束、相互制衡机制,以完善对组织成员的激励和约束。为加强内部管理,可以借鉴公司治理的方式,在社会组织内建立“独立董事制度”^[15]。

(五)培育组织文化,形成共同语言和愿景型资本

养老领域的公民社会组织应该培育组织文化和组织精神,通过宣传教育和丰富多彩的活动使组织内部成员形成对组织的文化认同,形成共同愿景和语言。养老社会组织内部应形成共同语言,通过培训,组织成员了解养老工作中涉及的专业知识、日常交流中使用的符号和暗语等。养老社会组织内部应让员工形成对组织发展战略和目标的认同,形成共同愿景。除此之外,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增强社会组织竞争能力,提高社会组织综合能力建设意识,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制度建设,切实彰

显专业化公民社会组织提供养老服务的能力。

四、结 论

综上所述,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健康老龄化领域的社会资本的建设方面还有诸多不足,因此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动员多方力量,培育健康老龄化领域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资本,虽然不能取代有形资本,但社会资本能够将各种有形资本有机结合,使之发挥更大的效力,创造更多的产出。因此,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无形社会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是一种低投入高产出的社会策略,对有效调动一切资源要素,弥补现有社会组织参与老龄化工作的不足,实现促进健康老龄化社会资本的增值,促进我国健康老龄化事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实际工作中,公民社会组织内部用于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的社会资本要素还有很多,各要素间如何发挥协同效应仍需进一步探讨^[16],这对于推动老龄事业蓬勃发展,实现健康老龄化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总报告起草组,李志宏. 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J]. 老龄科学研究,2015(3):4-38
- [2] 王丹妮. 艾滋病防治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社会资本与绩效关系研究[D]. 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16
- [3] 王洵.“健康老龄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人口研究,1996,20(3):71-75
- [4] 北京交通大学课题组. 社会组织参与机构养老服务问题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J]. 现代交际,2019(8):43-47
- [5] 刘卫珍. 济宁市政府-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养老模式构建研究[D]. 延安:延安大学,2016
- [6] 简佩茹. 社会资本要素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探讨[J]. 学习与实践,2019(3):64-72
- [7] 汪国华,张登国. 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与机制——基于中外比较视角[J]. 现代经济探讨,2014(9):83-87
- [8] 曲凤鸣. 日本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承接主体能力建设研究[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7(1):34-36
- [9] 毛如虎,朱亚,羊笛. 南京市浦口区养老机构现况调查与问题研究[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4):255-258
- [10] 蔡斌. 非营利组织参与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现状,问题及对策[D]. 南京:南京大学,2017
- [11] 王连伟. 社会养老:国外公务员养老制度改革的新走向——以爱尔兰“公共服务型社团组织”为例[J]. 北京社会科学,2014(1):60-64
- [12] 徐晓茹,张文红,王丹妮,等.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发展的思考[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7,34(8):630-632
- [13] SANA L, MARTHA 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ivil society[J]. Reference Reviews, 2010, 24(8):21-22
- [14] 张旭升,牟来娣. 政府购买背景下草根养老组织社会资本建构的行动逻辑——以M市Y区S组织为例[J]. 社会发展研究,2017,4(1):94-110, 243-244
- [15] 郑琳.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养老服务的困境与策略选择——基于安徽省铜陵市的实践分析[J]. 长春大学学报,2015,25(3):86-90
- [16] 陈任,李念念,马颖,等. 艾滋病防治领域关键社会资本要素探讨[J]. 医学与哲学,2011,32(3):49-50, 53

Discussion on internal social capital elements within the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of healthy aging

ZHANG Shanshan¹, CHEN Ren¹, LIU Liu², QIN Xia¹, HU Zhi¹

1.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2.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2, China

Abstract: As a resource that exist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capital is embodied in the organization as social network, trust, social support, specification and common language and vision. At present, the huge advantage of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 participating in China's healthy aging services is far from being activate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strategies of CSOs participating in healthy a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level organization of internal social capital, through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gav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apital elements that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achieving the goal of healthy aging, and analyzed the current dilemma of current pension organizations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Key words: healthy aging;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CSOs); social capital